

史學叢書
(七)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改班固等傳文亦發之白袁非始於此也

二月辛巳

壽昌案史始元年正月甲子朔則已當正月十八日一月未得自辛巳也而本書劉元傳袁安後漢紀通鑑元年二月辛巳與此同傳書正月無甲子朔字考前書王莽傳作二月辛巳朔惠棟補注轉謂三月爲誤蓋袁安也又考正月爲甲子朔即三月辛巳亦不得爲朔疑甲子朔三字爲誤人或因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先誤布於此也

三月應是四月

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壽昌案前書王莽傳自四月

互無動應作毋

時有長入巨無霸壽昌案前書莽傳曰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毋毋字近此無字應作毋

負戶而汲

城中負戶而汲惠氏棟補注言戶內寄并壽昌案此說難也戶門扇也所以避鋒矢之亂發也通典一百五十八卷作負櫛即負戶意是負之而汲以避鋒矢也

敢死

光武紀通與敢死者壽昌案敢死謂敢前死關也若竟死何取於敢乎注作果敢而死於義尤屬

反側子

各反側子自安注反側不安也詩國風曰展轉反側壽昌案當

今人又無以知前篇子 謂反側之民戰而後之弟而待之

反側子

光武紀通與敢死者壽昌案敢死謂敢前死關也若竟死何取於敢乎注作果敢而死於義尤屬

反側子

今此誰賊而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壽昌案誰賊即前書三老輩公所謂明其爲賊輩乃可服之意也馬武意以帝門尊位則天下知彼爲賊而人心之向背安矣不然彼此等夷稱爲誰之賊而擊之乎此正激帝倒置之語汗意近是特未甚明顯顧氏炎武以爲非而取陳仁錫言何等賊易與耳不煩擊也云云意竊未安

發掘園陵

城陵謂帝后山陵

彭寵爲其

彭寵爲其彭頭所殺注秦呼人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壽昌案秦時蒼頭不必盡呼奴也前書陳勝傳曰軍應劭注曰侍軍皆蒼頭中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巾中此或亦合奴蒼青巾不相卒呼此名也

有

六十甲子月事自事十一陵注有事謂祭也王傳曰有事於太廟古書案係在左傳文公二年事總作大事大廟即禮器云昔魯人自魯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廟魯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廟魯人將有事於祭必先有事於配林皆以有事祭之稱也

注杜預下脫注字

及公為徐圖略為奴婢下妻注杜預左傳云不以道取為略書昌案節下脫注字

治所為都

九年復置護羌校尉官注以牛邯為護羌校尉都督西合屬縣案左傳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若據此注言凡治所皆可曰都矣

里君

十二年封為臨漢里君昌案里君領縣侯亭侯之類既列為君自不比里魁之賤役耳

諸姬注

十五年同姓諸姬並為建國注左傳曰虔武焦滑霍陽韓魏皆姬姓也壽昌案周同姓建國甚多注引左傳云云特略不如不注之為得蓋不勝其注也

青巾左校尉

改青巾左校尉為越騎校尉壽昌案此應是著青巾如蒼頭軍

特因於頭為家奴種故直呼為青巾以期之耳

東巡符詔

三十年春二月東巡符幸魯過幸濟南續志詔羣臣請封禪者云卽位三十年百歲怨氣滿野木云何事注七十二代之編錄通鑑全引之生以還下東觀記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歎而欲有事於大山汚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狐裘何強顏耶詔詔尤詳范書均未載

中元元年

東觀記稱三十二年四月後改元中元始稱中元元年

劉貢父駁多一無字

二年遺詔有曰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遺吏及因郵奏劉攽曰案文多一無字光武崩諸侯有奔喪之義光武從事簡約既赦刺史二千石無離城郭又不得遺吏及因郵奏事不近事情明此多一無字無疑范凡弔喪及赴葬皆遺吏及因郵也東觀記謂云無遺吏及因郵奏與此詔意同則此無字非妄也東觀記謂云無遺吏及因郵奏與此詔意同則此無字非妄也大抵光武因中興之初民心甫靜不欲以國喪煩動官吏免其奔走弔唁並非不許郵奏民事也至東觀傳則云肅宗崩范奔喪故陵陰江郡據嚴驢奉章叩闕俱自於路時范為蜀郡太守且離城郭矣劉引證亦未全又齊賜王于都鄉侯范弔因愛亦明帝時事足證光武一時權詔非為定制故肅宗時已不奉行考古禮天子崩詔侯奔喪會葬見左傳定公十五年然在春

秋時已不能行後世繼臣出境非詔不朝廷以朝事爲重更不合行奔赴之禮矣

續文宜作總天

深略緯文吳氏仁傑曰文選作維天當從文選爲是惠氏棟云集文與下羣雲爲一句豈不應改作天字吳說非也昌黎天字與上甄字亦均聲吳說似未盡非蓋天字較文字於義爲勝也

明帝兩諱存一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壽昌案東觀記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上以赤色名之曰陽袁山松後漢書曰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范史直書曰諱莊而不載其原名者以陽字不能兩諱且於建武十九年本紀內已書改名莊也

同產應屬同父說

竊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壽昌案子已子同產同父兄弟同產子同父兄弟之子也若如注云同母兄弟豈同父異母不得爲同產乎

朝陵始於明帝

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注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又云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壽昌案此天子上陵之始也本書禮儀志補注云謝承書曰建武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祭墓爲司徒掾到陵時人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禮始於此可謂今乃知孝

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諸傳內皆謂然宜載之以示學者豈忍而記焉壽昌故古不墓祭一言出於禮經必有所受今不可攷矣第攷史記武王上祭于畢注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孟子東郭繆聞之祭者禮記子路謂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韓詩外傳曰子曰惟牛而不祭不如雞豚速親存也是自周以來墓祭皆有微儀秦謂孝明其禮古不墓祭之義是泥古而未詳稽於古也

王杖非王杖

明帝紀永平二年注扶王杖惠棟補注云當作王杖壽昌攷周禮伊耆氏掌王之鈞杖鄭注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今時亦命之爲王杖此惠補注所本也然案章懷注是引前漢志志本文實作扶王杖不得以禮記注強改續志原文也本書禮儀志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尺五杖凡屬臣民皆得後漢書嘉平中袁逢爲三老錫王杖亦不作王杖李躬桓榮

永平二年詔三老李躬年耆學問五更桓榮授朕向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其身袁宏後漢紀詔五更桓榮以尚書教朕十有餘年周頌曰視我顯德又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榮等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曰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詔書三處微不同惟本書及袁宏皆稱食邑五千戶東觀記

云五百戶疑東觀記得誤觀前書張禹傳成帝卽位徵張禹鄭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後出拜相封安昌侯始封四百戶此皆以帝師封關內侯應食邑數千戶之譜也胡三省疑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蓋漢書注謂是省文齊昌榮非省文榮授帝師十餘年自有師傳之恩故特封之不能及躬至祿養終身賜爵并遠躬矣常山人兒東觀漢記本書無傳

四姓小侯

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云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齊昌案曲禮庶方小侯鄭注謂戎狄子男君也正義云小侯謂四夷之君爲牧者也樊鄧陰馬四姓侯俱拜國封爵與列侯等非四夷比與注引禮記義不合小侯疑是幼少之稱論語皇侃疏小童幼少之目也書康誥小子封孔傳云稱小子明常受教訓正義云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此稱小侯義亦如之立學校置經師止受教訓之事也蓋帝以二年陰禮殷其妻驪邑公主因慮其弟失教無學動輒罷政故特爲勵學置師俾明理道年長者無可放擇其幼少而應屬侯者教之故稱小侯也馬按子防傳云陽子華爲常從小侯注以小侯故得常從也時防封潁陰侯無爵也又云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爲黃門侍郎益知小侯爲未冠前侯家幼少之稱也

五步不誤

十八年無傳起於注東觀記曰陸東北牛面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廚卽足向祀永樂大典本同劉放曰注案三丈五步不成文卽當作尺齊昌案從三丈句絕兩於五尺外爲小廚爲亦可通不必作尺放步亦是長短之數司馬法曰六尺爲步列于退同不盈數步釋文同知步長於尺也

賈貴人

章帝紀母賈貴人齊昌案帝王世紀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師其母姓祕不出載其墓曰長信家范史賈貴人於后紀傳詳載爲南陽人且稱於馬太后既崩適策加貴人賜金帛等物則所稱母姓祕不出者或尙是明德臨朝時人不敢言耳又案明德傳中云賈氏爲馬后前母姊女則賈於馬固私親鑒案可據

錄尚書事之始

其以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注武帝初以張子矯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惠棟補注云陶藻職官要錄尚書有錄名自此始因是以來每帝初卽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羅泌路史引書孔傳云大麓卽大錄桓譚新論以爲蕭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內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羅萃曰錄尚書事自牟融始宋百官志云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以爲始于張子矯皆誤也西京無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風止領尚書事兩言昌案注云武帝初以張子矯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是亦云張子矯止領尚書若錄尚書則由此始章懷注并不誤惠氏自誤讀耳又案范史

以趙惠為太傅年滿為太尉並錄傳其事在趙惠之世
簡單卑也且後此傳尚書事皆秦傳此之拜太傅者古是意
謂非趙雜學云自年滿始者亦誤通鑑注引沈約曰沙東京每
帝即位即置太傅錄尚書事與前案沈云漢東京下應云自
章帝後始合明帝嗣位尚無此制也

雅應作子

章帝紀正雅樂 殿本考證云雅宋本作子王應麟困學紀聞
曰文選東都賦作正子樂五臣改作雅樂尚書案毛本作正子
樂考明帝紀三年秋八月改大樂為六子樂注引尚書賁賁
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子故據以改之東觀記作詔引尚書
賁賁云其改郊廟樂為六子樂毛本作子字是也

白虎通

聖初四年紀十一月侍中滂上奏帝親稱制臨決如李宣甘
露后樂改作白虎虎議注今白虎通壽昌案隋書經籍志白
虎通六卷唐書藝文志曰虎通六卷漢章帝撰新唐書志白
虎通為六卷班固等撰班固本傳太子舍諸侯論五經作白
虎通德論合因撰集其事據本紀當名白虎奏議此注云今白
虎通與隋志同無撰人姓名是也且官書自古以官崇者領銜
書名時因官元武司馬不能與得中並列故本紀無名而傳特
詳之後世以白虎通德論當白虎通始非也

注大雅應作周頌

七年紀肅雍之臣辭公之相注詩大雅曰有來離離云云惠注

引詩大雅曰有來離離之其注豈就齊魯三家以頌為雅耶雅頌
言皆雅矣孔子則詩然後雅頌得所賢復欲亂之耶尚書謂此
注大雅二字或出 時誤寫勘正作周頌可也似不必發此大

江陵王下不應增入廣平

元和中夏王江陵王恭為六安王 殿本考證徒江陵王恭
為六安王句下云何焯校本增廣平王恭為西平王八字今
本俱無存以備考尚書案廣平王恭為西平王是建初七年王
月已奉事先乎此已十年明載紀中何氏誤增於此考案
於何氏之博遠誤存其說亦未暇詰范史原文耳

剽易

欲親知其剽易剽易惠氏謂病有剽易謂增刪及變易也亦欲
親知民之疾苦故言剽易也尚書案此說非也剽剽剽易謂如
本字作去聲言易也蓋欲知民俗之艱難與平易也觀太公六
韜曰知人機謂得人則易則剽易為待字可知不當如惠氏
云云也考三國志呂蒙傳孫權云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剽易果
故剽剽而已亦以難易為言

正月二月並三月

和帝紀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尚書案前章帝紀正月
壬辰帝崩此作二月誤又壬辰至癸卯僅十二日安得云二月
癸卯知二字亦誤也

界字義同訖

界惟人面壽昌案界承上條俗方表前言凡中外通政時以
以界統之人面猶人類即凡有血氣者之語也帝和元年詔作
訖惟人面此作界爲人面說即若教託于四海之說亦界字義
也蓋當時有此語

從非從

永元元年其徙出塞者刑雖永竟皆免歸田里劉歆曰案遷徙
者不可殺之塞外明此徙字是從字壽昌案此皆刑徙非遷徙
也玩下語自明劉氏說誤

籍誤區

永元二年遷尉校尉閭籍討北匈奴案籍字 原本監本俱作
籍誤區西漢傳作登盤因籍音同而訛籍因籍字形近而誤
也毛本作籍爲是

宋由卽宋縣

四年太尉宋由坐黨事自殺案帝紀元和三年宋由作宋縣
縣本古由字此傳寫差也蓋紀作宋由宗近宋字故誤也考
由爲宋宏弟嵩之子見宏傳

錄尙書事注誤

大司馬尹隆爲太尉錄尙書事注錄尙書自牟融始也壽昌案
牟融當作趙嘉說見前考嘉傳云錄尙書事融傳云與嘉參錄
尙書可益證注之誤

幸洛陽寺錄四

六年秋七月京師旱丁巳幸洛陽寺錄因徒車寬獄收洛陽合

云秋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因徒車寬獄收洛陽合
收洛陽合一事蓋紀云七月京師旱車寬獄幸洛陽寺錄
注於是大南考陸吏周勃傳永元六年夏旱車寬獄幸洛陽寺
因徒二人破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時務官司錄校尉也張當
傳承元六年代劉方爲司空時歲災旱所雨不應當口陳時政
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因徒收洛陽合陳欲即大
雨三日知紀所云洛陽合是陳欲司錄校尉是周勃也

賈籍支始自漢

元興元年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壽昌案賈籍支不知始漢何時
史曰舊則非自和帝始可知帝省後不知何時復置
唐子三十卷不傳

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扶南海乃上書陳狀羈認曰唐羌本名
義後人惡其爵而改之壽昌案據史則其人亦上流所著唐子
三十卷必有可觀惜其書久佚不傳也又案前漢已有唐子
司馬光名性唐子傳之

詔中禮字可省

楊帝紀服且權禮佐助建政考說云禮字疑有誤宋本無禮字
亦不成句姑仍監本壽昌案毛氏系宋本亦無禮字似爲得之
就文義亦復請不必定四字成句也

史書本五十五篇

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

王鳴盛曰案此文志史籍十五篇此云五十五上五字衍書昌
案此文志漢魏間里書師合食前七章卷四安麻合通高作
博學太史令三篇師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
讀篇案此正安帝所學之史書也五十五章與注正合文字雖
多取史籍但當云倉讀篇不得竟注爲史籍之書也王以上五
字爲衍亦誤前書此文志注史籍大業十五篇建武時已六篇
則此時書僅得九篇清和上慶傳帝生時左小帳善史書此
帝學所本也

八月下應書辛亥

安帝紀八月壽帝崩壽昌案八月下應有辛亥二字緣帝是當
夕卽位於丑作策命是越一日也

八月事未列九月

惟延年元年秋八月於丑又九月庚子丙寅壽昌案由下永初
元年春正月於酉朔連推之則此紀月日多舛互計八月當爲
癸卯朔卽中有小盡三月則當爲丙午朔於丑爲初八日丙寅
爲二十一日不得到九月疑九月字有誤故庚子辛丑己未日
辰顛倒錯出也

庚子辛丑己未歲出

九月庚子辛丑己未壽昌案此三日以日麻推之皆誤也考漢
帝崩日爲辛丑越二日癸丑策命安帝辛寅至庚子凡五十日
九月庚子年先卽不能有丙寅日庚子辛丑後更安得有己未
也庚子辛丑疑是庚申辛酉之誤己未則全誤耳

賜河南尹詔

永平二年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尉
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壽昌案鄭皇后紀云親幸洛陽寺錄冤
獄有四被誣卽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則安得有賜河南尹及
官屬等事耶此紀誤宜從鄭后紀

三年喪服廢置

元初三年冬十一月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而建元
元年冬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相距不過五
年也考劉殷傳云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
內外羣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
者不得典城選舉議者謂不便劉惔獨持論太后從之陳忠傳
云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上言太后從
之至建光中尚書令胤諷尙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定約禮之
制光武絕告歸之典忠復執爭宦豎不便之疑忠奏而從諫布
議遂著於令卽此事始末也追桓帝永興二年紀二月初聽刺
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永興二年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
延熹二年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相距不過四年也
至是終漢世大臣喪服之制遂廢不議矣

乙酉日誤

延光四年乙酉北鄉侯卽皇帝位壽昌案乙酉疑是乙亥之誤
與以辛未定策立之恐不能遲至十五日始卽位也

少帝不書崩

十年辛亥少帝薨棄少帝即位八月末御殿謁廟成葬以王
禮故不書崩也

丁巳為初四日

順帝紀十一月丁巳昌黎王光國于十月辛亥少帝薨葬旅
程暫幸為十月二十七日丁巳距少帝崩七日程等於十一
月二日謀立帝國日夜遂迎帝即位其十月為小靈越四日為
丁巳也時太后秘不發喪開宮門自守故虛帝位七日

黃樹字伯河無取字

三年黃樹為司徒注黃樹字伯河南郡人也侯康後漢書補
注續云周舉傳作字河和此脫一字黃昌案此係民誤讀也尙
字伯河句南郡西人也句即為南郡屬縣非屬河南郡周舉傳
作字上衍一河字也今 殿本已刊正侯所據尙是誤本

東城不入地地志

貨帝紀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注東城縣故城在定遠
縣東南王鳴盛云東城縣屬九江續志無此縣今據此紀及志
則似後漢實有此縣矣壽昌奏續志以順帝制版籍為斷此或
先已并省貨帝後又復之故續志無此縣也漢末如此者甚多

漢官無儀字

本初元年各合隨家注注漢官劉攽曰注漢官左右中郎將案
文少一儀字壽昌案漢官本傳名無儀字隋書經籍志漢官五
卷應劭注又見前傳本書續志補注及唐六典諸書所引若應
劭所撰漢官儀上卷別一書而壽昌帝紀注引了字漢官此

續志元子思傳自云漢代官制與今異漢書卷之八

博陵郡

桓帝紀是歲十一月分中山置博陵郡以李固為太守
故城在今縣州博野縣縣志案博陵郡治所縣志博陵本初
元年桓帝追尊皇考為孝侯案為李固身設郡博陵郡治
理志博野下云後漢分置博陵縣治所為博野縣博陵九置
縣四戶一萬安平博陽南深澤安國考安上南深澤博陽博
安平國惟安平屬中山則紀云分中山出若僅此一路或言之博
陵郡別有自安平以博陵太守孔融碑為案帝建武五年
除有故吏則屬之博陵縣某高陽縣某是博陵縣外又有高
陽無饒陽又案晉地理志斥云和建武時於博陵置六郡注云
和為陽高陽博陵安南安都博陵博陵檢郡國志并載此六郡名
高陽為河間屬縣郡陽屬陽 屬縣高陽為合浦屬縣博
陵屬魯縣地志之版籍斷以此止桓帝以後廢舊皆未載
僅博陵改郡一見於此紀耳晉志博陵郡外有高陽曰云云
武西南安郡注云漢置博陵郡高陽郡皆屬郡皆屬郡皆屬郡
承漢末之制也

左伯祠老子
八年春正月遷中常侍左伯之苦縣祠老子壽昌帝已封上
蔡侯上蔡屬汝南郡時伯之弟叔敏方為陳留太守苦縣屬陳
國與陳疆上蔡皆漢陳故特置左伯祠以便其前省也

黃龍見衍見字

己西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歲歲殿火壽昌案結五行志無黃龍見但云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歲歲殿火則黃龍見顯名見字爲衍也又志云宋帝中平二年南宮嘉德署延燒嘉德和徽殿是嘉德先燒壽昌帝時稱爲殿也張衡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德注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

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

靈帝紀中平六年八月司隸校尉黃紹收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關人無少長皆斬之案五年正月永樂少府樊陵爲太尉六月罷二年光祿大夫許相爲司空三年相由司空爲司徒五年罷此時何進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進被殺中常侍張讓段熲詔以陵爲司隸校尉相爲河南尹紹與叔父陵又僞詔召陵相斬之大亂之際政令無常皆係矯詔特與紹事幸成遂目陵相爲僞耳

殺應作弑

獻帝紀九月董卓殺皇太后何氏案下初平元年正月董卓殺宏農王寔安十九年十一月曹操殺皇后伏氏此三殺字皆宜正作弑史筆之嚴全恃此字不得以古體弑兩字多相混遂不加勘正也

一歲三赦

初平三年五月丁酉大赦天下袁紀作丁未通鑑考異云是年五月丁丑大赦及李惟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

無赦也壽昌案五月再赦范史必非誤時職臣志謂分一朝廷雖允有不再赦之言僅據兵在外傳報疑詔故五月之赦六月己丑復大赦天下是時詔臣李惟求亦謂能上此一歲且三赦矣豈止再乎

初置卽是後置

建安八年冬十月公卿初聽冬於北郊帝幸始復備八佾樂案立冬地氣於黑郊本後漢禮章帝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氣樂以馬防奏請也後以亂廢至是復行之本紀又云初置司直官案漢官儀曰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帝二年改丞相司直爲司徒司直仍舊建武十一年省今後置之是皆廢而復置史書曰初備前書宣帝紀長樂宮初置備尉亦是後置也

新其附項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新其附項王就何焯曰其字應衍壽昌案其字未可去蓋注明云是其王就若去其字轉於文義不顯

曹操書亮不書用

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薨三國魏志書王所於洛陽案此書裏有亮修後漢書陳書廟者修魏志也體例似陳書自異

宿松羅忠濟校

北平史悠成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校

漢書注補正卷一

3

宮備不應作官備

皇后紀序汲古閣本作宮備七國 殿本監本俱作官備壽昌案注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云云則作官備七國爲是

案麻

光烈隆皇后紀卽案麻明日曰吉壽昌案古者以下筮日占其吉凶至漢以來麻書具載不煩占筮也禮儀志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漢樂府焦仲卿妻古詩有曰親麻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貞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卽此紀所云案麻也觀反支歸忌等具本書各傳注載最明

紀賈氏婚

明德馬皇后紀白太夫人絕賈氏婚求進女掖庭壽昌案絕婚而求進女此事似相連而及豈三女中有一約婚於賈至是始絕之耶馬氏各傳不聞與賈他有婚姻事

賈貴人傳未攷證誤附於后傳

歲給二千萬足矣攷證歲給二千萬句下一本有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十一字宋本無壽昌案此十一字在此句下殊不可解細案前後文乃是下篇賈貴人傳末之文賈貴人傳於賜錢二千萬後便無究竟蓋諸史並缺後事故不知所終云云觀惠氏棟樑注可見 殿本攷證誤置諸此殆因此賜錢二千萬與賈貴人傳末之錢二千萬之文相蒙而誤付刊時偶未精

審耳

新平王

時新平王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人后以爲已燬案顯宗十一女中無封新平王者或後改封也若諸王家人太后何至召爲已過

賞以財位

賞以財位何焯云位字疑壽昌案無疑也財是錢幣位自是官位所謂賞也如馬廖馬防之加特進馬援之拜將軍史皆在太后時

息耗

賈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壽昌案大戴記易本命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釀息生也耗損也卽盛衰意注訓義悉微隔

下意難問

和意邵皇后紀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注下意猶出氣也壽昌案注意隔下意猶禮下氣怡色之謂也難問辨難詰問也

咄應音是

渴夢及天而咄之注咄音是壽昌案正韻善指切音視與紙同管子地數篇十口之家十人咄咄莊子人間世咄其葉則口爛而爲傷荀子通國篇是猶伏而咄天注咄音是此紀中語正與荀子同又集韻音喻廣韻同鼻息也博雅息也又集韻胡化切音吳與話同言也音義俱與此異

宮掖用紙

歲時俱供紙幣而已案蔡倫造紙在永元年間元興元年始奏上此在元興前已流用於宮掖少復用札矣

案應作意

崇晏晏之政江尚書考靈耀曰文寒晏晏壽昌案故靈耀文晏晏晏第五倫陳寵傳注俱引之又郭壽傳傷慈晏之化注引鄭注云道德純備謂之慈寬容覆載謂之晏此注慈作寒古今字異也究作慈爲是 殿本監本俱作文晏晏非是

祐應作祐

而傳祐不天壽昌案傳祐之祐宜作祐或以避安帝諱而改也今 殿本監本俱作祐

隱皇后

孝崇隱皇后紀乃就博陵尊后爲孝崇皇后案后始制於梁太后繼復爲梁冀所制雖子登帝位始終未得供養於京師也

長社益陽加封

長社益陽二長公主案二主是孝崇隱皇后之女也因桓帝立而加封縣主

鄧后以酈自殺

桓帝鄧皇后紀八年詔廢后以憂死案五行志云二月癸亥鄧后坐酌上送暑寧令自殺則非但以憂死也

父諱武

桓思舊皇后紀父諱武王會汾曰下文有太后父大將軍武句此處不復須注且后父亦不當言諱也明是後人添入今照从

宋本刪顏英武曰諱字衍今案明監本各本俱有父諱武三字惟 殿本無之蓋照宋本刪去且本兩家說也高昌案此諱字非衍是四上有諱妙之諱字隨筆誤書未及改正若謂因下有太后父大將軍武云云此處不復須注則此三字在前正以立案也更不宜刪

從曾孫

宋后紀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劉攽曰案宋貴人安得有從曾孫姓宋者當是漏一父字許昌案母之姊妹稱從母子稱從子其曾孫輩行亦可稱從曾孫猶今俗婦稱母家之姪孫曾孫無異稱不能於其中加一父字也惟但稱曾孫則無有姓宋者耳

何后書缺

王美人傳董卓因進賊試而崩壽昌案此書誠益微獻帝紀書殺之爲傳刊誤非范氏原書也

王美人應稱靈懷皇后

王美人傳於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为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故章帝陵恭安帝陵也據此應稱靈懷王皇后不比賈貴人虞美人俱未追尊置陵也而安帝生母左小娥無傳僅附於清河王慶傳中數語稱左姬而已

景初是景元誤

獻穆舊皇后紀魏景初元年案景初是魏明帝紀元后尚有常道鄉公紀元爲景元后實處於其元年

公主兩條

顯宗十一女簡皇女惠永平十七年封武安公主文帝尊爲長公主高昌案來歷傳延光元年尊母爲長公主是殤帝卽位紀元非妄帝

和帝四女傳皇女利元年封臨穎公主案下降賈延時已在安帝元初元年封臨穎長公主

齊宣說案惠

劉聖公傳緣木求魚注孟子對梁惠王曰案梁惠應作齊宣

卒吏

劉盆子傳屬有校卒吏劉俠卿劉牧曰案史記爲史說見上壽昌案亦指當日不過擊賊耳其稱名隨意創造未必定諸漢制卒吏之稱宜亦有之觀下號曰牛吏尤爲吏字實據豈可亦曰牛吏之誤邪

識命

王郎傳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注識命謂知天命也壽昌案識命者若今所謂算命人王郎自詭明星辰故引李曼卿以自重也章懷注似誤

郡字不可去

劉永傳遂招諸郡豪傑殿監各本無郡字案下承襲沛人周建等爲將帥又遣使拜西防賊帥佼彊爲將軍又拜東海重慮爲漢大將軍皆諸郡也似有郡字爲是

龐萌傳應另番

應前附劉永傳後不提行別書殿監本俱提行且有應前傳

一字題曰毛

駁馬少伯

盧芳傳其中有駁馬少伯壽昌案駁馬是胡人後如前書地志曰馬氏羌之類觀下率種人反板可知或謂賊之譯號如網馬者牧之稱者非也

自國

王郎傳論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劉牧曰案文圖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壽昌案明言此數子之所爲非有國之遠圖何嘗不成文理劉氏添經字亦是常調無味

同時三李有

陳壽爲統莽鎮成大尹前書王莽傳鎮成大尹李育卽此被殺者也公孫述傳有李育爲將軍後降光武儒林傳李育曾事東平王莽永平初年人凡三李育先後同時

軍師

平陵人方望爲軍師案軍中立軍師之名始此是後凡行軍皆有軍師方望甫至而輿業成更始二年望辭去而輿遂敗使望稍遲不至降更始而背光武也望一去不再見其識似高於范增

土作

陳壽傳窮寇土作劉牧曰窮極土作案文當作土凡與作不與在土也壽昌案土作卽土土木之意案土以歸本也

上功亦指土木工言土字似不必改作工

巨應書

帝知其終不為用也欲討之注更前也蓋昌謂解不可為
臣此或作通解亦可同時而通也 皆本通討故不為疑也

又任官先敘

公孫述傳更帝時以父為郎案傳言不與父仁得御史自太
子舍人遷為郎庶任字為有根侍御史亦不能即任子為郎也

關西字宜重

公孫述傳又據其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劉牧曰案文多兩關西
字壽昌案關西重兩字屬下句必不可少時延舉據漢中關西
之地若但云所在破散則疑漢中亦在破散之內矣故必加關
西字以別之

場作場非本注

齊武王續傳子場王石嗣注場作場劉牧曰案場者不成人之
名今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場論蓋是場字壽昌案 殿本
監本俱無場作場三字注毛本有之是因陶氏刊誤而後人加
之也何徵傳仍作齊場王注亦作場不作場知舊本樹如是也

鼠鹿作鼠子

城陽恭王祗傳免歸國注鼠何故也昌案據語是魯太守之
鼠鼠下應有子字三國魏志王允曰則東鼠子欲何為耶殿車
志陸士衡置鹿充曰鬼子敢爾語氣正同

劉失職

泗水王祗傳免歸國注鼠何故也昌案據語是魯太守之
鼠鼠下應有子字三國魏志王允曰則東鼠子欲何為耶殿車
志陸士衡置鹿充曰鬼子敢爾語氣正同

平氏長公主

求隆傳子定嗣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案平氏是清河工慶之
四女名直得王女皆姓縣稱長公主以安帝即位所封也
郅馬傳明曰莽多臣等以六甲窮日不出案六甲以甲子始
引王鳴盛引錄釋武非不等題名下辨道長任詩謂續志
去道字應謂後漢用前漢地名如程驥縣郡安平人此是前漢
地志若後漢則安平屬安平國矣博陵太守孔融雖在列為博
陵郡博陵人桓帝前無博陵郡續志並無此名也即安知非碑
刻傳乎

平氏長公主

鄭日

郅馬傳明曰莽多臣等以六甲窮日不出案六甲以甲子始

行一市至安後止故謂我

無益長公

哀尚安帝妹嫁後主案經

限諸侯

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注引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
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
下士小國侯以肺腑親公王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
是謂要諸侯也劉放曰注歷諸侯案限當作假事在獨斷也諡
昌案諸侯位特進者稱侯侯見本書禮儀志侍祠侯又見張書
劉放傳又般謂為侍祠侯還為朝侯百官志注引胡廣制度
曰是為假諸侯不云作假也限假假通用古今字也又案作假
似較合廣雅假假也

喪服

鄭傳安帝永初四年母新野君病臨死弟並上書求還侍
養及喪時等復乞身引服章連上太后許之賜等既還里居並
居家次聞至皆立有間當時案值永初三年詔大臣行三
年喪故騰上書得請而兄弟廢葬終喪貴戚中尤難得又案桓
郁傳云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郁子焉安
帝永寧中焉以母憂乞身詔以大夫行喪踰年詔等服拜官周
壽傳和帝時以思母棄官還鄉母歿哀毀滅服終喪焉安
此皆永初以前事其故在漢碑者司隸傳以母喪乞身廢事

擊賜令歸君上虞長史皆以叔父喪去官
賜賜以伯母憂思善族相楊著以從兄統部賜令費全以同產
弟憂廣平令仲定以姊憂皆解官而歸凡此皆可補史之闕

白旌

孝白旌雙轡門生輓送并白革車也案續漢志云二百石以
下白旌又云近小快車亦載白旌此追補考案所有載取之車
也又云其送葬白旌已下灑車而後還

治理

治理有難劉放曰案他處無治理並出者蓋本以理字代治
人議兩存之壽昌案前書循吏傳序故二千石有治理效績以
聖書勉厲朱博傳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是治理兩字范朝本
於班也貢父偶未檢勘遂疑無治理並出亦疎疎耳

同門生

寇傳同門生茂陵崔氏案同門生當為師門共學之傳論語
包咸注曰同門為朋皇侃疏曰同處師門曰朋親後同好學聘
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是書必若與同共學者也亦見王
丹傳

苟生極死

寇案傳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案苟生猶離幽離難
母苟免之荀哀安紀極死作極死意與苟生字對舉似從極
死為順極即孟子極之於所往之極書終則極死焉乃祠與
死與祠與皆對舉句也